

长篇小说

TIANBIAN

他是抗日救亡斗争中无数默默牺牲者之一

他没有共产党员的称号

没有波澜壮阔光彩夺目荡气回肠

只有执着的追求与不屈的抗争

只有真挚的恨与爱

当信仰的明灯点燃

生命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天边

王弥宗·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王弥宗·著

无边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边 / 王弥宗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43-6778-2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6895号

天边

作 者 王弥宗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巨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8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778-2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他是抗日救亡斗争中无数默默牺牲者之一

他没有共产党员的称号

没有波澜壮阔光彩夺目荡气回肠

只有执着的追求与不屈的抗争

只有真挚的恨与爱

当信仰的明灯点燃

生命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秦若轩挨打了。他鼻青脸肿，硬壳的学生制服帽檐被撕扯掉了一半，如鸟儿断翅般耷拉着，身上黑色卡其布的校服上沾满了土，裤腿上还留有被人踢踹过的印记。肿胀的右眼阻碍了视线，他用左眼吃力地看着脚下的街道，一瘸一拐地走。挨过拳脚的腰腿还在痛，他怀疑腰上是否有内伤。他眯起眼睛，抬头向天空张望，傍晚落日的余晖中，上百只归巢乌鸦呀呀地叫着，不紧不慢地扇动着翅膀从头顶飞过，一时间遮住了半个天空。他看着乌鸦飞到大街尽头那座用水泥浇筑而成的水塔上空，盘绕几圈后落下，那里是乌鸦晚上的栖息地，顷刻间，灰色的水塔顶就变成了黑色。九年前，日本人霸占了东北并拉着从北平紫禁城里逃出来的皇帝溥仪成立了满洲国，东北大地的国号变了，城头的旗帜变成了五色旗，但乌鸦每天早晨从城里飞到城外觅食，傍晚飞回城里水塔上栖息的习性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它们日复一日，顽固地占据着潭城的这处制高点，冷眼审视着被日本占领者蹂躏的城市和乡村。

秦若轩无力地收回目光，疲惫地扫视着眼前这条并不宽阔的以灰黑为主色调的街道，这是他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从读小学至上中学，在这条街上，他来回走过几千遍，他认识街边每一根刷着黑油的电线杆子，记住了这条街上的每一块石板，完好的，破损的，缺失的。他看烦了街旁店铺门框上斜插着的日本膏药旗和满洲国旗，多少次极不情愿地躲闪着迎面走过来的身穿和服脚蹬木屐的日本男女和飞扬跋扈的日本兵，尤其是那

些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更要格外当心，尽可能躲他们远一些。遇到日本人要主动礼让，这是满洲国建立以后给国民定下的规矩。每当他斜眼看着日本人从身边走过之后他都会悄声咒骂，什么狼骂什么，什么解气骂什么，但从不敢大声，他不知道街边的闲人当中哪个是保安局或警察局的探子，那些败类专靠告密挣酒钱。

几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迎面走来，看见了狼狈的秦若轩便指指点点地窃笑。秦若轩不理睬，不怨恨，面无表情，目不斜视，他知道在满洲国的统治下穷人更可怜，他同样不知道在这些叫花子当中是否也混有保安局或警察局的探子。日本人的探子无所不在。

秦若轩步履沉重，慢吞吞地在大街上走着，苦闷与烦躁塞满心头，加之周身疼痛，让他更加感到极度疲惫，索性在一处药铺门前的台阶上坐下不走了。药铺大门两侧，分别悬挂着两幅上下对角相连的木质金漆膏药幌子，幌子的下角底，坠着金色木雕双鱼，用麻绳将其拴牢在地面上。药铺大门上方，黑底金字牌匾高挂，上书“仁芝堂”三个饱满大字。这三个字，秦若轩不知停下脚步细细揣摩过多少回，每每被其字体的遒劲饱满、结构布局的严整优美所折服，但是今天，他无心研磨匾额书法，肉体 and 心灵的疼痛占据了他的全部。秦若轩坐在药铺门前膏药幌子旁边的台阶上，用手揉着隐隐作痛的腰背和大腿，让他再次想起今天打他的人，他的冤家对头，市警察局副局长马长利的儿子马占超。

秦若轩就读的学校是由原市第一中学改名的市国民高等学校，民众将其称为国高，学校里有一个长着一副猴子脸的副校长和长着猪脸的训育主任，他们都是日本人，是专门被派来负责推行满洲国奴化教育，监控教师和学生的，防止有进步师生反满反日。他们向全校师生灌输武士道精神和阶级服从思想，强行要求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低年级学生必须服从高年级学生，并授

予高年级学生对违反学校规定的低年级学生施以戒训的权力，被戒训者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了这种特权，个别平时就喜欢动手动脚的高年级学生便有了逞霸道泄私愤找乐子的机会，让低年级学生见了高年级学生，如同老鼠遇见猫，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哪一天倒霉，被人抓住什么借口挨打挨骂，不然，出身大户又天性倔强的秦若轩不会吃今天这样的大亏。

秦若轩出身于富家，他的父亲秦如海在东北中部这座城市里名气很大，是满洲国中央银行潭城分行的副行长。银行的正行长是日本人，名叫谷田拓。谷田拓是军人出身，对银行金融业务一知半解，所以他虽然骄横，但是离不开在金融界滚打了二三十年的秦如海，表面上对秦如海十分恭敬。秦家还开有米铺、当铺、货栈、烧锅，其富庶程度在潭城市名列前茅。秦若轩对每日西装革履洋车出入的父亲很不屑，他和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认为，溥仪为帝的满洲国是日本人的狗，父亲为满洲国的银行做事是满洲国的狗，是孙子辈儿的狗，为此，秦如海不止一次训斥过他，骂他不懂世事，大逆不道，但是越挨骂，他的逆反心理越重，在家里几乎不跟父亲说话了。

带人打秦若轩的马占超比秦若轩高一个年级，他姓马，长相也与马相似，个子细高，长脸，眯缝眼，皮肤粗黑，倚仗着有个当警察局副局长的爹，在学生中飞扬跋扈，无人敢惹。因为谁都知道，警察局的上头是日本人的保安局，万万得罪不得，否则，随便抓来“反满反日”的帽子给你扣上就得进大狱，而凡是进了大狱的，鲜有人能囫囵着出来，轻则被打伤打残，重则不是被酷刑折磨至死就是被送去当劳工累死。秦若轩从父亲的口中听说过警察局副局长马长利的来历，他原来曾经在大帅张作霖手下当差，因屡屡不守规矩遭贬，怀恨离开张作霖而投靠了日本人。满洲国成立了，马长利一夜之间时来运转，被委任警察局副局长一职，

帮着由日本人直接管控的保安局四处抓捕和镇压反日反满分子。他的儿子马占超则狐假虎威，忘记了自己的骨头有几斤几两，纠集了几个小混混，借着老子的权势在街面上横行霸道。学校内有日本人制定的校规管束着，马占超虽然嚣张但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那位猪脸训育主任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马占超还是驴占超，违反校规照罚。对违规学生用什么办法处罚，全凭猪脸训育主任当时的心境，兴致不好的时候，他常常命令违规学生自扇耳光或者让学生之间互扇耳光，而当他兴致好的时候，往往要亲自动手，展示其拳脚功夫，而且不见血不罢手，令学生见了训育主任就浑身打战。出了学校门，没有了校规管束，马占超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被他欺负过的学生敢怒而不敢言。

秦若轩对马占超极为反感，首先是他的爹认贼作父甘当日本人鹰犬，令秦若轩和学校里很多学生十分鄙视，因为学生虽然天天受着日本校长和训育主任的管，天天唱着日本歌学着日语，但大家心里清楚自己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满洲国人。其次是母亲佟莲曾无意间透露过，父亲秦如海跟警察局副局长马长利之间有过节而且较深，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结下的梁子尚不得而知，但在家里只要有谁一提起马长利，秦如海就无名火起。马占超在学生中间骄横跋扈，秦若轩则尽可能躲着他，有几次对方故意挑衅，秦若轩都是怒目而视，用目光逼退马占超，并不张口更不动手，唯恐惹上违反校规的麻烦。秦若轩不鸟马占超并公然与其对峙，在学生中具有极强的带头示范效用，引得一些跟他一样讨厌马占超的学生围在四周起哄，令马占超颜面大失，如鲠在喉，非要把秦若轩制服不可。今天下午放学，马占超就纠集了几个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转的混混专门等在校门外，当秦若轩走出校门，故意拦住去路，以秦若轩看见他没有主动敬礼为由，一哄而上，把秦若轩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马占超狠狠地踹了秦若轩几脚，嘴里

骂道：“妈了个巴子，你爹狗眼看人，你小兔崽子也他娘的有眼无珠！今天马爷爷先给你松松皮子，让你长个记性，往后再敢跟老子瞪眼，小心把你的眼珠子剝出来当泡儿踩！”

一伙人拥着马占超远去了，秦若轩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牙根咬得咯咯响。

秦若轩坐在药铺门前的台阶上，药铺门里飘出中药材特有的清苦之气，他贪婪地大口将其吸入肺腑，忽然觉得，这种味道正与自己此时的心情一般，产生了一直坐下去不再离开的念头。

一个约五六岁的男孩子蹦蹦跳跳地从药铺里跑出来，他的母亲紧随其后，不停地招呼着，生怕孩子摔倒。男孩子的手里拿着一个包裹着山楂丸的小圆盒，迫不及待地吧小圆盒打开，取出裹有一层薄薄糯米纸的绛红色药丸，慢慢送入口中咀嚼，脸上弥漫着无限的愉悦与满足。此景让秦若轩不禁想起小时候也曾经多次向妈妈讨要零钱买山楂丸当作零食吃并以此为乐，口中似乎感觉到了山楂丸酸甜微苦的味道，肚子里也随之咕咕鸣叫起来。

城市慢慢地被无声的夜色笼罩，昏黄的路灯把行人的影子拉长了再缩短，缩短了再拉长。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秦若轩远远地看见了自家院落高大的黑色门楼和门楼下方吊着的那盏门灯。门灯已经早早地亮起来了，把门前的街道照得一片明亮。他艰难地站起身来，继续往家走。家总是要回的，此时他想的是明天怎么办，今后怎么办。能够想象得到，他挨打的消息，明天一定会在同学中间传播开来，他再跨进校门遇到马占超的时候，对方的目光一定是傲慢的、得意的、鄙视的、嘲讽的、淫邪的，一定是撇着嘴、歪着头、梗着脖子抱着膀子，甚至还要问：“服不服？不服等放学以后再会会？”秦若轩当然不服，不但不服，还要以牙还牙，给马占超个教训，他也要找人在学校外把那个王八蛋狠狠地揍一顿，要打得他哭爹喊娘跪地求饶。打马占超找同学帮忙

不行，他第一个想到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是前面当铺里的学徒周东林。

周东林是家里的看门人周大通的儿子。周大通在秦家当门房已经十几年，人老实，办事利索，细致周到，每日除了看门，招呼迎来送往，还干一些如扫院子倒垃圾以及背背扛扛的零碎活儿，从来不闲着，深得秦若轩的父亲秦如海的器重。他的儿子周东林与秦若轩同龄，为了让秦若轩有一个放心可靠的伙伴，由秦如海出钱，安排周东林跟秦若轩一起读小学并结伴拜师习武，周大通为此对东家感激不尽。周东林在文化学习上不如秦若轩，但在习武方面悟性很高，加之体质比秦若轩强，拳脚功夫比秦若轩好过很多。小学毕业之后，周大通忧世道混乱，便不让儿子继续上中学了，一是不好意思再让东家为自己的孩子念书掏钱，二是他一心想让儿子好好学一门手艺。自己因为没有手艺干了大半辈子伺候人的活儿，他不想让儿子走同样的路。周大通把这个想法跟秦如海说了，请东家帮忙拿个主意，看看儿子学什么手艺好。秦如海说：“孩子要学徒，就在咱自家的店铺里吧，上下也好有个关照。”秦家开有米铺、当铺、货栈、烧锅，周大通左挑右选，觉得安排儿子到当铺学徒比较合适，在当铺做事，需要具备深厚的辨物识人本领，真正学到家了够一辈子受用。他相信凭借儿子周东林的聪明，又有小学文化，今后攀升到当铺掌柜都有可能。他把这个想法说给秦如海，得到同意，周东林便顺利地进当铺做了学徒。

秦家开的所有店铺均以“勤诚”命名，其中“勤”字暗隐是秦家的产业，再加“诚”字，彰显秦如海崇尚以诚为先的经营理念，故秦家的当铺就叫作“勤诚典当行”，跟秦家大院在同一条街上且相距不远。

秦若轩没走几步，当铺就到了。当铺门前的台阶一般都比其他店铺多设计几阶，使欲进此门之人未进门先仰视，心头平添了

几分畏难与低下之气。当铺的高台阶又仿佛在警告来送物典当之人，东西送进去容易赎出来难，需要认真权衡利弊，痛下决心。秦若轩今天不是来当当的，此处又是自家的买卖，高台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只是因为腰腿着实疼痛，要踏上去更艰难一些。

秦若轩咬牙刚要踏上当铺的台阶，周东林出来了。在平常当铺营业的时候，作为学徒的周东林主要是陪着三柜在柜台外头接待客户，干些端茶倒水扫地擦桌子等杂活，偶尔也进入柜台里面替账房先生写当票。因为他识字，也是当铺大掌柜有意栽培周东林，否则一个学徒要走进柜台里面，没有几年打杂的工夫想也别想。当铺里的二柜主要负责在柜台里面，对客户送来典当的物品进行鉴定和谈价定价，而资格最老的大柜一般在后堂不露面，仅在特别重要客户来谈生意，或者二柜对接到的典当物品其品相、材质、价值等拿捏不准的时候，才请大柜出来上眼定夺。今天天色晚了，当铺已经到了打烊之时，做学徒的周东林出来上门板，看见了台阶下狼狈的秦若轩。

“少爷！咋整的灰头土脸的，打架啦？”

听到周东林的惊呼，当铺里的二柜、三柜等几个人也先后出来了，他们都认识秦若轩，首先因为他是秦家大公子，其次又跟周东林要好，往常放学了经常到当铺找周东林玩，此刻见他异常狼狈的模样，都紧走几步出来帮忙。周东林几大步跳下台阶，上前搀扶秦若轩。周东林长得人高马大，浓眉豹眼，肩宽背厚，一身整洁的青布裤褂衬得人格外精神。周身疼痛的秦若轩虽然有周东林搀扶，蹬上当铺的高台阶也比较困难，三柜赶紧也过来搀扶。

当铺里，青砖墁地，进门后的左右两侧各摆了两对太师椅，每对太师椅的中间是八仙桌，桌上摆有青花瓷的茶壶茶碗，这些设施专门用于接待有头面有身份的客户，根据来人的身价地位不

同，沏茶的档次自然不同。正对着当铺大门，是一排两头顶着山墙的柜台，靠东墙开了一扇小角门进出。柜台很高，来典当东西的人需要踮脚抬头才看得见柜台里面的人。周东林扶着秦若轩在太师椅上坐下，身穿长衫马褂，脑袋上扣着一顶黑缎子圆帽头的二柜恭敬地亲自给秦若轩斟茶，所选茶叶自然是当铺里最好的。

几口热茶下肚，秦若轩感觉周身血液流动得顺畅多了，胸中压抑的气息暂时得以些许释放。他抬眼看了一周站在他身边的几个人，周东林焦急地问：“到底咋回事儿，跟谁打架了？”

“妈的，真是打架就好了，是挨揍！”秦若轩把茶碗重重地蹾在八仙桌上，愤愤地说。

“少爷您和东林不是都练过八极拳吗，咋还吃这么大的亏？”三柜吃惊地问，二柜也接着问：“敢欺负咱秦家少爷，胆子也忒大，谁呀？”二柜的嗓门很大，语调急促，再不似平时跟当主砍价报价时那种故意捏嗓子拉长声的派头，那种腔调秦若轩每回听见都会忍俊不禁。

“马占超领头。他们人太多，十几个，手里还有家伙，容不得我还手。”

“是这个狗崽子，少爷别恼，等我找人收拾他，保准让他跪地上给您磕响头叫爷爷！”周东林从容地说。

“敢带着人打少爷，是仗着他那个王八蛋爹的势力。”三柜打湿了一条热毛巾递过来，请秦若轩擦脸，秦若轩推开了。“咱秦老爷的财力势力也不小，咋就任他姓马的欺负？”三柜好像在自问也似在问别人。听见前面有事，刚从后堂走出来的大柜在柜台后面插了话：“咱家老爷是商人，文明人，咋能跟马长利那号人一般见识？再说那个姓马的有枪，身后还有日本人，不然咱家老爷能容他几次三番地欺负？你们都记住我的话，姓马的长不了，日后他要是到咱们铺子里寻事找碴儿，你们都给我收着点儿，别

给老爷添乱。”大柜的年纪有五十多岁，在典当行经验老到，是秦家重用的人。

“就是，这两年马长利手下的人闹过咱家的米铺、货栈，听说都没占着啥便宜，还没到咱这当铺来过，真要小心些了。”二柜接着大柜的话说。周东林见秦若轩休息得差不多了，说：“少爷，等我把门板上完，扶你回家吧。”“东林，门板我替你上，你快搀扶少爷回家吧。”三柜主动出去了。

从当铺到家的距离约有百米，周东林扶着秦若轩慢慢地走。“若轩，你打算啥时候收拾姓马的，我得提前准备准备。”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周东林对秦若轩不称少爷而是直呼其名，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约定。秦若轩沉思了半晌：“等等吧。立马就动手，他肯定能想到是我找人办的。等过些日子，他放松警惕不提防我了再说。现在我还没想好用什么法子治他，既要让他吃大亏，又找不上咱的麻烦才好。”

“若轩，你这倒霉样子，还是别让老爷和你娘看见才是。今晚住我家去吧，洗洗衣裳，再让我娘把你的帽子缝缝，等明天你脸上的青肿处消退了再回家。”

秦若轩果断地摇头：“不，让我爹看见才好。我要让他知道，他一天到晚弯腰撅腚地给日本人出力，给满洲国卖命，他的儿子照样受欺负，被人打得不能还手、满地找牙。我还想让他知道，有钱不如有枪。马占超不是仗着他爹有枪，敢这么猖狂吗？”秦若轩越说越气，被打肿的半边脸扭曲得更难看了。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心头堵滞，眼眶里瞬间充满了泪水。他在挨打的时候没有流泪，浑身骨折般疼痛没有流泪，此时却忍不住热泪盈眶。泪水浑浊，泪中含血，这是恨与辱的释放。秦若轩双目血红，嘴唇战抖，拳头攥得咯咯响，他几乎要大叫起来。秦若轩表情的急剧变化，让周东林看了有些害怕。

秦若轩和周东林踏上台阶的脚步声惊动了看门人周大通。周大通年过五旬，身板硬朗，腿脚利落。他从门房出来，第一眼就瞧见了狼狈的秦若轩，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紧走几步上前，帮着儿子搀扶秦若轩。

“少爷这是怎么了？哪儿受伤了，要紧不要紧？”

秦若轩没有直接回答周大通的话，而是反问道：“周叔，我爹回来了吗？”

“还没有。但是到了眼下的辰光，我琢磨着若是没有什么应酬，也应该快到家了。你爹是大忙人，官面儿上的事儿，说不准哪。”

周大通的话音刚落，便听见大门外的马路上有洋车铃铛响，众人回头看，是秦如海回来了。专门给周家拉车的老刘熟练地把洋车停稳，服侍着秦如海下车。按照秦如海的地位和家境的富裕程度是有能力买一辆汽车的，市里的商界大佬中有两位各方面都不及秦如海的，早就坐着屁股冒烟的汽车招摇过市了，虽然他们买的汽车都是国外淘汰下来的二手三手货，但是在北方这座城市里，已经是凤毛麟角。也有汽车商几次主动找过秦如海，向他推销汽车，都被他婉拒了，至今坚持坐人力车出入，一来他舍不得辞去伺候秦家多年的车夫老刘，二来他从小信佛向善，如何用财，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刚下车的秦如海看见了被周大通父子左右搀扶着的儿子，冷冷地问：“怎么回事？”未等秦若轩开口，周东林代替回答说：

“少爷在学校被人打了。”秦如海止住脚步，上下打量了秦若轩，面无表情地说：“去收拾一下，然后到我房里来。”

秦若轩住在院子的东厢房，周东林扶着他进屋，帮他打水洗脸换衣服。周东林见秦若轩收拾完了，说：“我回去了，你啥时候想好了整治马占超那个王八犊子的招儿就告诉我，我也替你想。赶快去上房吧，老爷等着呢。”

“好，明天放学，咱们还是当铺见。”

周东林转身出门，迎头碰上了急匆匆赶来的秦若轩的娘佟莲。佟莲推门进屋劈头便问：“儿子，咋回事？跟谁打架了，伤着没有，疼吗？”

“爹喊我上他屋呢，一块儿说吧。”秦若轩出门前再次用冷毛巾捂了一下肿胀的脸，把毛巾扔在水盆里。母子二人来到院子里，佟莲喊道：“张妈，来把少爷的校服拿去洗熨了，明天上学还要穿。”

“是嘞是嘞。”用人张妈从西厢房出来答应着。

秦家大院，上房有七间，中间进门是三间房大小的客厅，靠东边两间是秦如海夫妇的卧房，西边两间是书房，此时，秦如海正坐在书房里长条书案后面的太师椅上，面色阴沉地等着儿子，身上的西装都没换。

秦如海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硬朗，目明有神，不怒自威。他和夫人佟莲都极为重视家教，家中规矩森严，信奉严父出孝子的古训。佟莲的娘家三代经商，本身又是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小受孔孟影响颇深，丈夫对子女施以严教她十分支持。

秦若轩走进父亲的书房，小心地叫了一声爸，便规规矩矩地垂首站立，等待父亲的问话。佟莲则给秦如海斟茶后，坐在了书案旁边的一只春凳上。

“说吧，怎么回事？”

秦若轩在屋内静肃压抑的气氛下，心境反而安静了许多，他把马占超如何纠集校外小混混把自己堵在校门口暴打的经过，平淡而又简洁地讲述了一遍，语调平和，语速平稳，好像挨打的是别人，他只是个旁观者，他不愿意在父母面前流露出半点懦弱或胆怯，他甚至在讲述的过程中，头脑中突然跳出了惩治马占超的好办法，令他一时兴奋不已，以至于表现出片刻的心不在焉。这

一切没能逃过秦如海的眼睛，他发现了儿子表情的细微变化，虽然不知道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但他可以断定，儿子此时的脑海中，一定是波涛汹涌、天马行空。

秦若轩平淡地将被打的经过讲述完了，佟莲愤愤地说：“这个姓马的，太欺负人了。”秦如海看了一眼妻子，转而问儿子：“你打算怎么办？”

“没想好。”

佟莲问：“用不用让你爸找马副局长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管教他的流氓儿子？”

“用不着，我能处理。”秦若轩的语调依然平静。

秦如海的目光在儿子的脸上停留了足有三分钟，没说一句话，一扬手，示意秦若轩可以出去了。

秦若轩给父母鞠躬，退出了父亲的书房。他回到自己住的东厢房，一头倒在炕上，拉过被子来盖了。这一夜，秦若轩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周身疼痛令他翻身都十分困难。朦胧中，他来到了一处极为空旷的所在，地面是用小方石块铺就，周边一览无余，空无遮挡，目光所及，天上无云，无太阳，无星星，无月亮，地上无树无草无风，一切被一片惨白刺眼的光线笼罩着，自己身上穿着幼小时候跟好友周东林一同习武时的松散衣裤，但明显小了，衣襟下摆不及腰，裤脚齐于小腿，腰带用不上了，被他扔在了场地上。这里是他跟马占超相约决斗的地方，他要跟马占超单打独斗。马占超此刻正叉着双腿站在他的对面，穿着他汉奸爸爸的警服，肥肥大大。马占超见了他并不言语，咬牙切齿，抡起警棍劈头砸来。秦若轩不慌不忙，闪电般躲闪腾挪，令马占超手中呼呼带风的警棍屡屡砸空，急得马占超长脸扭曲，红得似猴子腩。秦若轩瞅准对方手中的警棍又一次砸空身体趑趄的机会，原地纵身跃起五尺多高，在空中，他左腿盘牢，右腿劲摆，随着全身

三百六十度高速旋转，一腿击打在马占超的长脸上。这一招，是他的独门绝技“盘龙旋风腿”。马占超受此一击，立刻眼珠迸出，下巴脱臼，一声惨叫，重重地摔倒在方石铺就的地面上。秦若轩的身子轻轻落地，收势转身刚要离开，一支冷冰冰硬邦邦的枪口顶在了他的脑门上，他抬眼一看，是马占超的爹马长利。他身穿白衬衣、黄马裤、黑马靴，头上歪扣着满洲国警察的帽子，面目狰狞。秦若轩微微冷笑，一招“神猿摘桃”，那支日本王八盒子枪转瞬就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马长利左手握着右手腕嗷嗷地叫，仿佛手腕骨被秦若轩扭碎了一般。秦若轩冷冷地说：“你们这一对舔日本人腚吃日本人屎的癞皮狗，活着干什么，去死吧！”说完，他扣动了手枪的扳机，但是枪没响，急得他口中模仿着枪响的声音“砰！砰！”马长利随着砰砰声，在他的面前趑趄着，险些倒地。忽然，学校里猪脸训育主任出现在秦若轩与马长利的中间，训育主任怒目圆睁，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点着秦若轩的鼻子骂。秦若轩听不见他吼叫的声音，只看见一副肥脸上，一撮仁丹胡子下面的血盆大嘴一张一合，喷出一股股绿色的烟，奇臭无比。秦若轩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因为他看见父亲来了，父亲的身边还有银行行长日本人谷田拓，他们并肩站在训育主任身后不远处瞧着自己。父亲的表情僵硬，谷田拓的表情暧昧。秦若轩不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他权衡着利弊，思考着进退，他有把训育主任和马家父子一并开枪打死的冲动，或不给父亲添麻烦，索性缴枪任凭日本人处置。正在犹豫不决之时，猪脸训育主任在绿色臭烟的掩护下，冷不防一拳打来，这一拳的力道竟然出奇的重，疼得秦若轩大叫一声。秦若轩醒了，是被突然袭来的周身剧痛惊醒的。他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挨过好长时间疼痛才过去。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抬眼看，窗外已然大亮，屋角的落地钟不紧不慢地敲响了下，又该起床上学去了。